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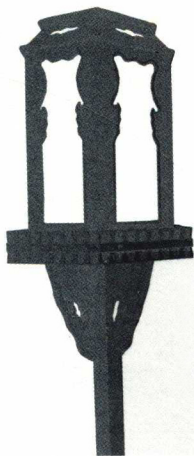


历史小说馆

总策划：白沙

Dahan Zhuhou

大汉诸侯



吴顺鸣 著

殚精竭虑的皇帝，野心勃勃的藩王，
共同上演一出西汉恩仇录。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大汉诸侯

吴顺鸣/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诸侯 / 吴顺鸣著.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4-05869-2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057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汉诸侯
吴顺鸣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吴迪

版式设计: 彭雅静

责任编辑: 夏亮

责任印制: 李玲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册

版本: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182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5869-2

定价: 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1	引子
5	赵王发迹
25	称霸一方
39	父死子继
59	铲除异姓
84	吕氏专政
118	手足情仇
140	七王之乱
172	不赏之功
190	六年之忍
210	初展拳脚
225	淮南大案
242	衡山又起
262	父子反目
285	最后的雄藩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果孟子还能再活500年，那他一定会后悔自己曾经说过这番话。

在孟子身后的500年间，中国出现了太多的王者。即使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起码也有两个人可以入选“王者”之列，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总设计师。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一年，在扫平天下的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秦王朝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制定了国家的总体原则框架。

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秦帝国第一任丞相王绾与廷尉李斯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辩论。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封建派”主张为了镇抚六国故地，应该在那里册封始皇帝的子弟

们为诸侯王。而以廷尉李斯为首的“集权派”则认为，分封诸侯是周王室的做法，从春秋、战国的历史教训来看，这种做法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因此不应该分封诸侯。

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但是为了防止六国故地的叛乱，他将全国的名族富户全部迁往咸阳，并经常巡视全国，企图用皇帝的威仪和一系列的铁血政策镇抚天下。

可是他太小看天下百姓了，在对秦的亡国之恨和对高压暴政的强烈不满的共同驱使下，秦始皇死后第四年，辉煌一时的秦王朝便灭亡了。

作为秦王朝的继承者，汉高祖刘邦和他的智囊团队对秦朝的迅速灭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秦王朝未能在六国故地分封诸侯，所以才导致农民起义时各个地方政府的迅速瓦解。因此刘邦便将册封诸侯王立为基本国策之一。

其实人民起来反抗的是暴政，与有没有诸侯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正如李斯所说，诸侯是祸乱的源泉。无论是王国的创立者还是继承人，诸侯们的主要政治对手就是皇帝。有野心的，想当皇帝；没野心的，也怕被势力最大的皇帝消灭。而皇帝也因这些其心难测的地方军阀而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西汉自立国之初，便发生了许多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传奇故事。

直到历史上另一位强人汉武帝登场，诸侯与皇帝间的斗争才慢慢平息了下去。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从此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汉武帝的铁血政策下，虽然此后诸侯王的爵位依旧存在，但他们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魅力这种东西真是神奇，它对人的吸引是难以言表的。张耳这个人似乎就具备这种与生俱来的魔力，与他交往过的人，无不被他迷人的风采所折服。

他不仅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而且豪爽仗义，经常急人之难。早在战国末期，他的大名就被江湖人士所津津乐道。

张耳是战国时期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物以类聚，年轻时他就被素以豢养江湖豪客著称的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收为门客。

当时正值天下大乱，强大的秦国正与六国打得不可开交。六国表面上看虽然是军事同盟，共同对付秦国，但各国之间由于利益关系，很难做到相互信任。秦国在对六国的军事斗争中，正是利用了六国各怀鬼胎、不能同心协力的特点，游刃有余地以一敌六，各个击破，使六国长期处于防守境地而无法翻身。六

国联盟如同乌合之众，根本不能有效地遏制秦国势力一天天壮大。

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57年），公子无忌偷了哥哥魏王的兵符，杀死了奉命观望秦、赵两国战局的大将军晋鄙，擅自兴师救赵。他率军打退了秦军后便一直避居赵国，再也不敢回到魏国。

树倒猢狲散，信陵君获罪，他的门客们自然也都跟着遭殃，这些人当中，消息灵通的，趁早脱身，腿脚慢的，锒铛入狱。

以张耳的人脉，他自然属于消息灵通之列，在朋友的安排下，他逃亡到离大梁不远的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避难。

所谓祸福相倚，张耳这次貌似狼狈的落难其实应该算是他传奇一生的起点。

外黄虽是个小地方，此间却有一位朱姓巨富。这位朱老先生仅有一女，夫妇俩视为掌上明珠。此女貌美如花但性情刚烈，她从小便立志要嫁给一位英武非常、万人敬仰的大英雄。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女孩并未能如愿。到了出嫁的年龄后，父母将她许配给外黄的另一家富豪子弟。女孩对新郎十分不满，虽说是父母之命，但她不肯委屈，整天在婆家大闹，对丈夫更像对待奴隶一样。然而这样并没有令她感到一丝快乐，她最终逃离了婆家，跑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

恰巧，张耳此时正在外黄避难，虽说是避难，但凭着他的鼎鼎大名和人脉，日子过得也算悠闲。

张耳最大的爱好就是交朋友，这次来外黄自然也要遍访当地名士。一日，他来到女孩藏身的老者家登门造访。茶话间，老者被这位散发着迷人魅力侃侃而谈的年轻人迷住了。送走张耳后，老者来到内宅把自己对张耳的所见所闻向朱氏描述了一遍，最后说：“必欲求贤夫，从张耳。”

听罢老者的叙述，朱氏心花怒放，一口答应下来，并托老者做媒。在老者的斡旋下，朱氏夫家同意断绝夫妻关系，而张耳这个落难之人却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个美貌妻子，自然也是无不应允。只是朱老先生夫妇觉得女儿的这种行为太过荒唐放肆，很是生气。可当他们见过张耳之后，却又回心转意了，暗夸女儿好眼力，对于没有儿子的他们来说，招了个上门女婿却也不错。

张耳喜好游历，最爱结交天下豪杰，只是由于川资匮乏，一直不能尽兴。可如今不比从前了，新得了一个大款岳父，而且岳父、岳母对这个乘龙快婿也是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万般疼爱，有求必应。张耳当然也毫不客气，岳父家简直成了他的提款机，有了钱，他便开始周游四方，结交朋友。妻子虽舍不得丈夫远游，但也觉得大丈夫就该如此。

数年间，张耳周游列国，结识了无数天下英豪，他自己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居家时经常宾客如云。

就在他游经丰邑（今江苏丰县）的时候，他结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贵人，这个人就是年轻时代的汉高祖

刘邦。

刘邦的父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父亲刘太公的小儿子，小名刘季。刘邦这个人性情豪放不羁，不拘小节。太公虽对这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儿子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张耳的来访，刘太公很不以为然。张耳的个人魅力对老爷子不起作用。在他眼里，儿子的这些狐朋狗友全是些不务正业的不肖之徒。

刘邦却与张耳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刘邦年轻时最仰慕的人就是信陵君公子无忌，只是一直无缘相见，而张耳这个信陵君门客的到来，也算是聊慰自己对信陵君的一片仰慕之情了。很快，刘邦便与张耳结为莫逆之交。

有趣的是，刘邦和张耳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刘邦也有一位有钱的岳父。刘邦的岳父吕公虽不如张耳的岳父豪富，但家中也有几个糟钱，在沛这个小地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黑白两道都还有几分薄面。吕老先生全家是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才定居在丰邑。当初县令想娶他的女儿为妻他都不肯，偏要把女儿嫁给这个在别人眼中看来很不着调的刘邦。

说起吕公的女儿吕雉那就更是个人物了，她的诸多“英雄事迹”后文还会提到。她为刘邦生下一双儿女，儿子就是刘邦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长公主，也是张耳的儿媳。

故事回到张耳这里，自定居下来后，张耳名声在外，江湖上都知道他是外黄的一方豪杰，此间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张耳大喜之余，为儿子取名张敖。

由于张耳誉满天下，居家之时自然宾客盈门。每日迎来送往，张耳也乐此不疲。一天，家丁来报，门外有一位陌生的年轻人登门造访。张耳马上整理衣冠出门相迎。来到大门前，只见门外柳树下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一位翩翩少年。这位年轻人虽然满面风尘，但眉宇间却透着一股豪气，令人不敢直视。

第一眼见到这位少年，张耳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无法抑制的亲近感使张耳不自觉地过去拉住了少年的手，他感觉这个人就像自己的失散多年的家人一样，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这少年明明自己不认识，却怎么会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呢？

张耳连忙将少年请到客室中攀谈。闲谈间他才了解到，这位少年名叫陈馥，与他同乡，也是魏国大梁人。自幼喜好孔孟之道，游历四方，结交豪杰。这次就是听江湖传言外黄张耳礼贤下士而特地前来拜访。

张耳对陈馥这个名字也早有耳闻。以前只是听朋友说起赵国苦陉（今河北省无极县一带）有一位叫陈馥的慷慨义士。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上一面，今日一见，张耳不仅了却了一桩心愿，而且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少年。

陈馥对张耳自然是仰慕已久，同其他人一样，见到张耳后，更是被他的风采所折服，再也不愿离开，自愿追随

于他。

从此，两人发誓患难与共，结为生死之交。陈馀年少，他对张耳敬畏有加，不敢以平辈相称，一直像对待父辈般与张耳交往。而张耳则将陈馀视为自己的小兄弟。

数年之后，秦国消灭了东周。若说有信陵君的魏国还能稍稍压制一下秦国的嚣张气焰，可如今信陵君逃亡在外，秦国根本不把魏国放在眼里。秦挟灭周之余威很快将侵略的矛头指向魏国。边境城池相继陷落，魏王在危难之时想起了兄弟公子无忌，他遣使前往赵国请求信陵君回国共赴国难。

远在赵国的公子无忌，知道自己的祖国正在日夜遭受秦军攻打，忧心如焚。正在此刻，魏王请他回国的使臣来了。归心似箭的信陵君马上打点行装，星夜兼程地随使者返回魏国。

兄弟见面，尽弃前嫌。魏王马上登坛拜将，将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的门客藏龙卧虎，他大权在握后，重新召集门客，并委以重任。作为故门客的张耳当时也被任命为外黄令。信陵君于河外大败秦军，并且将秦军残部一直赶出了函谷关。公子无忌因此威震天下。

可惜，好景不长，被秦国视为眼中钉的信陵君虽在战场上大胜秦军，但他躲不过秦国反间计的暗算。没过多久，坐拥大军的信陵君就被听信谗言的哥哥魏王剥夺了兵权。

此后，报国无门的信陵君心灰意冷，不再过问国事。他每天借酒浇愁，常常彻夜痛饮，可怜这位战国著名的大

英雄最后竟死于酗酒。

公子无忌死后18年，即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攻打魏国，秦军引黄河水灌魏都大梁，3个月后，城破，魏王投降，秦军杀魏王、屠城，将魏国领地设为东郡。魏国灭亡。

秦国征服魏国之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巩固当地政权的工作。镇压魏政权的一切残余势力自然成为当时郡守的工作重心。

张耳、陈馀兄弟俩平生第一次吃了名气的亏。秦政府的第一批逮捕名单上，兄弟二人赫然在列，而且东郡各县到处张贴了榜文，有能向郡县提供张耳藏身之所的人，重赏千金，举报陈馀的赏五百金！

风声实在太紧，虽说张耳、陈馀暂时得到了外黄百姓们的有效保护，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继续待在外黄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无奈之下，张耳决定开始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亡国之民不如狗，这次逃亡可不像第一次那样潇洒，兄弟二人改名换姓，乔装易容，各自携家带小，偷偷摸摸，真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他们逃到楚国的陈（今河南淮阳）安顿了下来。这回兄弟俩再也不敢以真名实姓示人，他们就这样隐姓埋名地开始了隐居生活。

这期间，秦国也已横扫六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

还是那句话，祸福相倚。张耳的起伏人生中每一次低

潮都能孕育出新的机会，这次他选择隐居于陈，冥冥中为他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一直未将张耳、陈馥兄弟捉拿归案的秦当局多年来并未放松对他们的追捕。张耳的忍耐力也的确令人佩服，他韬光养晦，性情大变，处处不与人争。而且还为自己和兄弟陈馥找到了一份差事，就是充当为里市看门的贱卒。同时，暗地里张耳还通过江湖朋友以自己和陈馥的名义在各地作案以迷惑当局。

江湖阅历相对不足的陈馥，一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可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对这种缩头乌龟般的生活逐渐失去了耐心，收敛已久的锐气也渐渐按捺不住。

一天早上，一名郡中小吏策马途经里门。往常，他每次经过门前，守门的张耳兄弟都会毕恭毕敬地鞠躬行礼。也是该张耳兄弟倒霉，此时陈馥正因难耐心中的寂寞而大发感慨。看到小吏经过更使他愤愤不平：“这些人原来在我眼里狗都不如，如今却要天天对他们行礼。”越想越气的陈馥不禁对小吏怒目而视。

这还了得！小吏看到一个守门的贱卒居然敢对自己如此无礼，不禁勃然大怒。不由分说，跳下马，走过去，一把便抓住陈馥的头发将他拖翻在地，扬鞭就打。

一旁的张耳看到这一幕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几天来，自己正对满腹牢骚的陈馥耐心疏导，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这样的事，赶紧上前解劝。

而遭到如此羞辱的陈馥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挣扎着就要起来与小吏拼命。张耳过来时看出陈馥想要反抗，便使尽全身的力气将陈馥死死地按在地上任由小吏鞭打，而且还不断低声下气地向小吏讨饶。

也不知打了多少下，陈馥被打得遍体鳞伤，小吏打得满身大汗，最后使劲踢了已经血肉模糊的陈馥一脚，骂骂咧咧地上马而去了。看着小吏远去的身影，张耳长出了一口气。

围观的人群慢慢地也都走光了。张耳冷冷地看着陈馥，这目光冷得像一片冰，陈馥不禁打了个寒战，不敢与张耳对视，他从没见过老哥哥如此严厉的眼神。

“哥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忍耐！这种程度的羞辱你都忍耐不了，将来还能成什么大事？难道你的性命只能换一名小吏吗？”看左右无人，张耳禁不住对陈馥严厉责备。

此时陈馥也不禁后悔起自己刚才那差点为兄弟俩带来杀身之祸的鲁莽举动，不顾创痛连忙跪下向张耳赔罪。

经过这次风波，陈馥再也不敢造次，兄弟俩就这样守着里门又过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大风起兮云飞扬。

这一年正是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当时全国还在国丧之中，一年前，始皇帝驾崩，秦二世继位。

早在年初，陈便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由于各种小道消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中传播，百姓们躁动不安，人心惶惶。

“有消息说皇上不仅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扶苏，还在咸阳杀了其他12个王子，甚至还车裂了10位公主，听说这